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十

元　戴良　撰

吳遊稿第三

碑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髪有間則百里為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為吳大縣按

其圖迺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美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秬秠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於今幾百年而為之丞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於人豈可以一二數哉顧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不得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於遺忘得非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子元以為泰州楊君之為丞

是縣也政治廉明他縣吏所不及令以年勞改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斯立為藍田丞僅以破崖岸而為之陳南仲為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韓子河東柳子猶為之作文詩美以傳示後來令君之政有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於是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

君於戎行方佐治崑山施於有政決羣疑於片語而細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於移刻而長守之倚之也重其來而處斯職也帖姦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强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當藩翰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於吳郡吳郡所需乃多出於長洲長洲為縣名之曰都者三十歲出田賦上送於官者為財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貧民配之兼并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安而民病甚

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適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為之茇舍資糧扉屨酒胾醫藥以勞徠之而居者無艱瘁之虞行者無寒餓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為治之大略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

月與衆人同而其所著見獨章章如是亦難矣哉於是吳之士大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為可惜願得伐石瑑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元之請特為次第其言采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旣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我民倀倀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卒不追呼吏不隳突民有征徭豐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民有力役

我是用瘁丞來舒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如鑑之明善
長顯跡姦宄遁形丞之守己如水之潔出無文車居不
華梲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蘄之壽康吾儕小
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錫老者日亡壯者日衰
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紀
此成績

贊

蔡履菴畫像贊

有倬蔡君實聰實懿侁侁而貞婉婉而智以聖賢為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為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時有霸王之器既高步於省垣復秉忠於師紀借箸乎帷幄之容贊化於經綸之始乃駕仁而策勇乃翼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老成儼士林之緌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於衡其道躍躍謂衡即道其道斯邈士之有身猶

物之衡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爲道寫身豈如來教緊道衡公身短而豐道衡視之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畫

箴

汪一誠字箴 并序

嚴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賔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請余製辭以箴之

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厥攸初孰匪是誠誠斯無妄一

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窒欲仍外訌是誠日消為愚為庸嘻彼愚庸亦克由聖卒間霄淵妄為之病惟賢善學必復其初其初既復斯聖之徒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最㫖是汪生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既加巾製辭訂義可以冠裳媿厥名字欲求罔愧宜慎是思思而克誠聖豈遠而

銘

退思齋銘

天有闕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裨之曷以我退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為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是齋兮鑒此銘詩

說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願吾子

之教之也余復之之曰亦甞觀於海乎磅礴而洶湧汪洄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即其源視之則濫觴於崑崙經始於岷山然後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潏潏未知其所出也苟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滋渤澥之尾不可得矣善為學者苟知此說

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遏之則泛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衆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於辨事接物之際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純一無僞之本然矣苟不矜其所得而慢於學則其至於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得於養者不能也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

其心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其心以為不如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此德也聖人至而衆人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然亦養之於蒙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君性睿而質美則所得於天者厚矣又能偲偲乎以講學為職業其於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

說以為贈

書

投知己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怵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遊不及乎卿相而往還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斯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

害之相關即變顔反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讐人者亦有矣至於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於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就不以利而厚薄考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見其畦畛者惟閤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絶僕乃幸遭逢於閤下寧不為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行自念方當窮深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閤下之我

愛亦無從款曲以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
僕受質甚愚下於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
苦而僅得者不過用以資於文與詩而於古聖賢人之
大道則固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
不能履見險不能避踉蹡顛頓為士類羞若夫妄言妄
行不顧是否同於狂惑喪心者之所為則誠有不敢知
我信我乃不為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乎世之如閣下者既少則彼之造事以詬我攘臂以擠

我尚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躬自省擇夷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於正使之無隙之可乘無迹之可議如斯而已耳顧以力微才少莫知所從其道云遠有若望洋兼之病妻弱子累乎中衣服飲食廹乎外僕之事其使閤下悲也嗟乎閤下之知我深矣其信我至矣乃今不特知我信我而重以悲我則僕於閤下當何如報哉報不報在閤下未有所損益所以如此云云者葢將明吾之心耳然僕於閤下亦

豈待於有言而後明耶山中風氣多寒入夏暑熱更甚將息之道爲難閤下春秋既高宜益安居靜處使內有所養而外邪無從入庶幾身可康强而永保壽年此固鄙心之所綣綣者然不能自悅而持以獻諸人閤下得無憫笑之乎雖然閤下亦加愼矣哉相望正遠何時一見以罄此懷不宣

傳

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彦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遊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

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茍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

甚恃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
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
羅故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
翁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
少凝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
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
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十餘年翁以其

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

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隂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内隂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禀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

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内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虚則病陰絶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

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内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内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

者岐伯歴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於臓腑者乎考之内經諸熱瞀瘛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胕腫痛痠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溼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臓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

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

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隂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隂者有以加内經年至四十隂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絶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隂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隂者地也主内故陽道實隂道虚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女之身曰有

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為母以

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内經又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温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

閭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隂虛陽暴絕也葢得之病後酒且内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参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参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参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

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内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粤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内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臓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

温惟當服補劑自已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葢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脉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

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
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
堂中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
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録頋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人
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在庭
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大虚今
不救其虚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

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葢得之怒而强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

不食面北卧者且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葢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黄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葢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則

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亹亹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槖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爲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

疑因暑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翁春秋既高乃狥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

莅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歉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茍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顔面若將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

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不録而竊録其醫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

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

九靈山房集卷十一

元　戴良　撰

吳遊稿第四

記

重修甫里書院記

吳郡甫里書院者祠唐甫里先生陸公而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之甫里史稱其學通六經而尤粹於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即斂退海隅與其學

徒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高風遠識何可及也然性頗
高放雅不喜與流俗交乘一小舟設篷席齎書冊筆牀
茶竈釣具往來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又謂之天隨子
其曰甫里先生者則又尊之以其地也唐末嘗以高士
聘不起後又召拜右拾遺詔下而先生卒甫里故有先
生祠書院之在吳郡則始於國朝之元統二年葢其裔
孫德厚請於郡而以己貲創之亦既事聞於朝建學立
師如書院之制而書院之所宜為者已皆次第舉之矣

獨以前逼民居門術弗稱雖嘗入錢請佃其南官地以圖改作而豪民怙勢竟擅其利為已有搆訟連數歲不決由是路僅右旋而靈星之門遂缺而弗置德厚殁子孫散居他處弗遑於兹者垂三十載有司校官亦且視為非急無能一舉而問馬平章朱公之守吳也其居第去書院甚邇一日過而歎曰歲時有事於夫子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戸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亟命治其南門而端其術道仍易

旁近民間地廣之民居之當撤則資之力以遷而凡書院之未具與夫既具而中壞者悉新之山長啜靄山實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省知印朱居敬及千夫長王允中蔡庸也屋以間計者凡三十有奇完舊者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明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曰外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墉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楫藻繪髹彤𤏡𤒹輝煌階墄唐甃廡縝髙固而

規制與郡學侔矣庀事於至正乙巳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某月某日於是郡守王侯椿年來言曰書院之始創也翰林待制柳公貫既為文記之子為柳公弟子則所以紀茲興修之役者尚得而辭哉余聞宋之季年郡縣學校之教其士子者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

而書院之建遂徧滿於天下十數年來中原釁難遠近繹騷江淮閩浙之間所在兵起侵軼官守蹂踐民廬則所謂書院者常十廢其八九求其修儒服爼豆事於干戈之際世固未見其人焉惟公以藩翰重臣而當禦侮制勝之暇孜孜焉以興修書院為巳任脫民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不亦君子之用心乎昔僖公之修泮宫魯人頌之有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公之文武並用所以克成是役者既

視僖公為無愧庶幾獻馘獻功之墜典復見於今而魯人之頌且將繼是而有作余何人也猥令載筆而為之記其能鋪張盛美敷陳偉績以貽垂於永久也哉今姑叙次其廢興之歲月以復郡侯之所請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凡見於柳公之所論述者則不敢贅及也

上海横溪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之以詩書六

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遼遠為其上者或病其遊歌之無所又别為義塾以分教之其亦布宣德化淳一風俗之一事乎横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頽垣廢址隱隱荆棘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壯行若干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巳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禬

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吾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遷聖人像於向所建學處徙其廟為禮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棲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為横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於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為之請記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

計之廹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為職業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於教乎惟其教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為異端之歸凡浮屠老氏之宫既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來膠於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弊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新學廬以明正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戶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横溪去

縣治既遠風氣清淳習俗渾厚其民固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事之識務乎問學之博考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彬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既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於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守愚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右名之曰守愚

而命余記之余曰公以高才雅望致位通顯則凡所以用夫精神智慮者可謂勞矣於是即清閒高曠之室以休息之此其涵養本源沉潛理趣之至功而余也何足以知之又何足以言之雖然公之命不可以虛辱也迺為其文曰夫天之於日月所以耀其光明於下土者蓋以中之而能昃滿之而能虧也其於雷霆風雨霜雪所以寄號令而行惠澤者蓋以春之震者冬即藏晨之施者晚即收也何為其然也彼之不數用其光明號令惠

澤者正所以成其為用也其於人也亦然人之有聰明聖智猶日月之有光明雷霆風雨霜雪之有號令惠澤也光明號令惠澤之在天者且不可以數用而況於人乎故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夫愚者昗之虧之藏之收之之事也以是而自守豈有數用之失哉而其為用也又豈有既哉是故有人於此其聽也如聾其鋭也如鈍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涵養乎闇室屋漏之中沉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而聰明聖智不可勝用矣老子有

云大成若缺其用不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殆謂是歟雖然余誠不足以知不足以言也姑誦所聞以復於公請以是記之

三樂軒記

吳郡從事中山韓惟敬先生名其所寓之室曰三樂軒既求浙省左丞鄱陽周公隸古書之復請余記其所以名者余久而未有以為言也然其請至於三四而不倦乃為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所謂三樂者矣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釋之者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而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生蚤嘗起家憲史後以年勞贊郡於吳曾未及期而南北兵起遂杜不出無仕進意及今年既耄老子然環堵之中四顧蕭然而處之晏如是其自致者固仰不愧而俯不怍矣然上無父兄可以盡其孝養之心下無佳子弟可以廣其教育之澤則係之天與人者猶有所

未得焉而於三者之樂何居先生之意若曰吾之係於天者雖有所未得然以先人之遺訓食士之禄稽諸國典可得推恩於泉壤生不逮於養而死猶或及於榮豈非為人子者之所願乎係之於人者雖亦有所未得然年逾七十未嘗或陷於非義則古所謂以身敘者庶乎其有在不能淑諸人而猶可以及諸子孫又豈非人生之所欲乎二者皆人之所願欲而吾乃今有之於是充充乎其自足也泯泯乎其無求也休休乎其不知富貴

之為富貴貧賤之為貧賤也而天下之樂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是則先生三者之所樂夫豈盡戾於孟子哉然余觀先生之樂而竊有槪於余衷者矣始余之壯也父母俱已物故而兄弟之存焉者亦寡及令叨塵仕版濫處師職而一時之英才又不能教育其一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敢有一時之間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雖不敢有一事之失然退而自省焉所可愧怍者多矣是三者皆余之所憂而先生乃得而樂之

其相去豈不霄壤哉昔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余於先生亦既相去霄壤矣則凡先生之所樂豈得而知哉先生之所樂余既不得而知矣則於所以名軒者又豈能執筆而言其萬一哉顧以居金華時嘗識先生於浙東憲幕及今幾三十載而獲登先生之軒先生命為之記而不敢以不知讓也先生尚有以教余也哉

剡源記

奉化陳君子經圖其剡源之境屬余而叙以書曰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夾溪而出蓊然而深茂者剡源山也謂之剡源者以其近越之剡縣名之也剡源之中有水蜿蜿若白虹西來㿻折而東流者嵩溪也嵩溪盖剡源之支流也剡源之溪以曲數者凡九其第二曲而為躍駐者吾七世祖宋殿中監公當五代時以文學行義潛焉吳越忠懿王親往顧之俗故以是名也自躍駐東迤

北匯為兩湖湖有大石離立不可名狀去石數百步有潭甚清冽魚百許頭可數所謂小盤谷也又北東而為蓮葉峯三石溪皆幽麗可觀至第五曲則其境尤勝大抵異石最多谺然窪然若埡若穴而穹然若室者其大可坐十人上有丹霞二字隱隱如朱書有洞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丹山赤水之天而赤水不常有也此蓋吾六世祖隆國文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六曲而為茅渚則吾始祖奉化公居之

公於唐末自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還錢氏留爲奉化尉故居之也又北東而與班溪水會又北流爲高嶴又東流爲公棠而入爲鄞於是九曲之溪始盡也然九曲之溪與羣山交絡且百里其間土地入吾族之籍者什常八九也吾之世居於此者亦既有山可樵有水可漁而又有宅可以桑麻有田可以稼穡有圃可以筍茹此吾之所以樂於處而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之艱難

則未嘗不思退於此以自休也子幸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以知吾之志也余惟陳氏自奉化公始居剡源迨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出而以廉謹名者殆不可以數計處而以節義禮讓自守者亦累累焉此固山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遺澤要不可誣也葢其先世之居此也凡居處之樂衣食之奉一無待於外而自足使其子孫在官無内顧之憂在家無不給之患行義求志無施而不可故其出者皆有廉謹之名處者皆有節義

禮讓之行至於今不絶也然則子經之未出也則樂於處以自遂其既出也則志乎退以自休而於出處之際從容如此者豈非先世之澤乎夫稱人之善而不推本其所從來非知言者也庸因作記而具道之如此

六柳莊記

六柳者何主人所以名莊也曷為以六柳名因莊之所有也莊有柳而遂名之主人知取夫柳也亓木之品類夥矣何獨於柳焉取之蓋是柳也先春而萌未秋而凋

參剛柔以定體應中和以屈伸者也柳鳥乎生五沃之土宜柳山西鳳伯直陵平卭柳最多而柴桑之柳則以陶潛著五柳先生傳故其名獨顯六柳云者所以竊擬夫潛也然則不謂之五柳者嫌其自同於潛也潛以時之將亂解縣綬而去之門適有柳者五故取以自號也潛知取乎柳主人知取夫潛也或曰潛棄禄仕歸故里主人即故里為禄仕其出處不同吾不知主人之取於潛者何也人有曠百世而相同者不於其迹而於其心

惟其心之同也則主人不必不為潛也人不同乎迹而同乎心物不同乎人而同乎天也是故主人即潛潛即柳也或曰劉悛之柳子厚非潛之心矣曷為亦取乎是柳二人於柳雖欲忘已取之而柳不為其取也不為其取而強取之猶不知取夫柳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主人有焉主人孰謂謂沈君也沈其姓達卿其字也記之者誰九靈山人戴良也

小丹邱記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騖而出於天台或曰山之土多赤故名為丹邱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以志其異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接也然乃繫官吳門未嘗一攬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丹邱之所為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賓佐顧而樂之或有病君之取義者以為昔人作天台賦有曰仍羽人於丹邱則丹邱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仙家之所棲息焉者也今君以國之文儒職太史居乎玉堂之署則世所

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顧托是以為樂乎余聞而笑曰是蓋燭乎其外而闇乎其内者言君自官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而居府寺之美人固疑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貌不加豐髪之黑者日以白於是浩然將歸老於家而有所未能姑以治吾之園圃潔吾之庭宇修補弊壞為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於其間悠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物遊方是時固不知是

山之在吳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與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為儒耶為仙耶於是乎丹邱者當足為君之樂而不足為君病當足為君之樂者樂乎其内而不以其外也或人忻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間以為君小丹邱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吳之金氏聚族而居者六世有司為請於朝而旌表之迨今幾二十年一時名公卿往往為詩歌美之然未有

紀諸金石以永上賜者謂余方待罪翰墨且知金氏為最深因復使執筆焉金氏不詳其初所由從宋將仕郎諱鑄者居吳之東門天性孝友與其弟鈞同居共爨斗粟尺布弗敢私至今鄉鄰兄弟之不協者其長老必屬之曰汝等得為金將仕乎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俱以善繼聞順尤倜儻好義能濟人之急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伯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其族寖盛合食嘗至千餘指遭

值宋季兵疫荐臻東西逃匿家遂不能以久完及江南內附流亡四歸昇挈諸子姓伯榮等來歸故里即所謂金將仕院者而基搆焉昇卒伯榮痛自刻厲銖積絲累殆四十年乃始復其舊業伯榮孝慈天至事叔父母如事父母待兄弟之子若已子然性儉約雅不尚華采子孫服稍麗則熟視而變容後易以朴素乃喜妻吳得婦道甚每恨無姑可養而於養叔母也惟謹但衣裳垢必親為澣濯進之以為常伯榮曰是可為我家婦矣伯榮

之子六人從禮公大晝亡其仲宏道與弟復善止善元善益思繼承先志務以禮法齊其家宏道天質夙異伯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力任家政上下斬然事母吳尤盡孝家居無事未嘗斯須去左右吳好遊宏道每率諸弟輿之庭廡間冀得其歡心一日吳病癰宏道口吮以潰且焚香籲天乞以身代之已而病隨愈人以為孝感所致其遇諸弟克盡和孺之情其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妻早世

宏道抱弟之子以為嗣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中無長物茶竈香鼎敗書數千卷而已宏道儀狀清潔美鬚髯衣冠非三代之制不御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無侮無傲無詭辭無窘步平居正身率下内外不少譁自鑄至宏道聚族凡六世縣若府為列狀以聞乃至正七年十一月丁未中書以禮部之議移行中書下有司命旌其門曰義門云余惟義門之名不見於三代盛時而每稱之於後世者蓋以三代之時凡所以扶導吾民之具

無乎其不備民生斯世雖有剛柔緩急之不同然皆可納於中道以成智仁聖義中和之德以全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至比屋而可封義門之名若之何而見之及乎既衰上之所以扶導吾民者一切廢去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是老師宿儒有不能知當時童子之所知豪傑名士有不能行當時鄙人之所行者以迄於今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善其身而及其家豈非難得也哉有國家者安可不褒

之美名以為之勸哉朝廷之於金氏特名其門曰義門者正以斯世之如金氏者鮮而欲藉之以為厚倫移風計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彰以勸之癉以懲之吾知金氏之接迹當世矣遂刻石以記之

日月牖記

世之人有竭匠氏之巧盡木石之麗以為牖者客至而非之曰胡乃以是為哉自昔豪傑之士惟思奮志於事功而不恥居乎貧陋故有以甕為牖而名著當時者穴

土刳木曾何足儷乎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似矣然其役心於有為孰若肆志於無為故道家之書有曰耳者體之牖然聽衆則牖閉而決牖之術無為而已耳則夫以甕而為牖豈若以耳為牖哉於是在座之士又非之曰是固道家之所謂牖而非大人先生之牖也大人先生以萬期為須臾以八荒為庭衢故其於牖也非土非木非甕非耳獨以日月而為之日謂之晨明月謂之夜光晨夜相繼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則幾於天道

矣牖乎牖乎是豈世人之所能知乎於是參政陳公治牖方成適閩座客之言即矍然曰余四明人也明以日月為義而余牖以日月名顧不可乎遂命為說以釋之余曰日月之照臨初無限量也人心之光明亦豈有限量之可言哉此吾儒之心學所以貴夫擴充也彼大人先生者雖所趨有不同然其負才放曠達乎事物之表亦於其心而已矣凡其光明如日月無有限量之可言者豈不廓然於胸中也乎今公以吾儒致位通顯亦既

贊戎機參大政矣於是功成名遂乃思退居田里以自放於山巔水涯而彼大人先生之心學因亦窺見其一二故遂斂其致君澤民之思盎然自足於戶牖之間則其謂之日月牖也不亦宜乎公曰善哉其為言也雖然吾儒之心學衆所共聞大人先生之心學誠未之聞焉請書其說以告夫世之未聞者遂書以為記

上海鶴砂義塾田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之

所建前為廟後為塾而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塾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師弟子之廪膳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視州縣學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遅田既易主而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搆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頃有竒以供祭祀廪膳之費及蘇君宗瑞之來為縣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禮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於教養之暇

益以興修廢墜為已責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税之不實者正之其屋廬之多寡田畝之廣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數嚴契券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嗚呼上海為吳之近邑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掌能興善教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禮義廉恥而不欺其上則所以質信於簿正契券者且不必又何取於咫尺之石哉雖然繼掌之後者來讀余文其亦有所

徵矣

九靈山房集卷十一

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元 戴良 撰

吳遊稿第五

序

春秋案斷補遺序

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以為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為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

或昧焉今故采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盖取程叔子傳為案經為斷語也余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筆之書折衷三家之是非而傳已亡逸繼是而後為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

能不傳會三家之説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揮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為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為復讎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為主本則以三綱九法粲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掎摭微文

破碎大道有可閔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甞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子之刑書而天門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

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於褒貶之説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内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為多是可以見其折

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
科舉利禄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
為耳惡覩所謂經之義聖人之緼哉及識先生於浦陽
始聞其說而悦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
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録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為我
序之嗟夫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
衷羣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
譬諸飫餲餮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

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志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為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余友陳子經所述子經名桱四明人祖父俱以史學名家至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內承家訓而外私淑慈溪黃氏之教故學問早成流輩莫敢與並者中年以來遂斐然以著述為巳任則謂司馬

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於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歴胡氏皇王大紀之例其年代始陶唐氏而陶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所論次乃以盤古氏高辛氏契丹阿保機至周亡宋有國至我元合之為二十四卷名之曰通鑑續編庶幾上補金氏之所曠下接司馬氏之所缺而開闢以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間其致治之本與夫為治之道歴歴可見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子經是編

固所以續司馬氏金氏之未備然司馬氏通鑑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註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為多尚書左氏學士大夫孰不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畧其註之繁因以舊名而刪正之使與續編並傳於世不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所編刪之為前紀是尚區區之望也則是書之述豈非金氏之遺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者亦孰能與於此也於是子經早夜

一心揆其指意所出詳畧之際以論著於篇先是馬君居省幕時嘗以子經續編鋟諸梓矣及是書之成復將刻而廣之不鄙謂余生乎金氏之鄉且嘗托交子經粗知述作之大致俾序其說標諸篇目焉余竊聞之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為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揚子雲所謂知言之要

者是已然而此二書也葢嘗經乎聖人之手所以由聖人之後歴千百年未有能幾乎此者也至漢太史公乃始倣書為史記宋文正公又倣春秋為通鑑葢史記則每事别紀以具其事之始末通鑑則編年通紀以見其事之先後皆可謂傑出之材矣然其義例或謬於聖人而且編次太詳學者不能閲之而終篇於是紫陽朱子復取而删之為綱目若干卷其立言嚴而正簡而要葢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失古史之體者惟綱

目一書近之令夫子經所述豈非得乎綱目之指歸者乎近時賢士大夫多有取乎其書豈徒然哉然而觀是書者非深得夫朱子之意則亦不足以知子經之功也馬君於治政之暇而能崇奬正學章明善道上以裨國家稽古之治下以基生民無窮之福則其為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茍辭也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上以四方失寧嘗更用方面大臣鋭意天下事適至正

二十年冬有旨除平章多爾布哈公往涖江西行省而丁君季周則為其省郎中君既受命即從平章公乘驛騎出國門南去是時大江之西已為寇巢而武昌湖南諸處亦皆淪沒寇黨道里不通遂遠涉海洋幾萬餘里而至於潮已而廣東憲臣亦執狂悖負鄙為叛其勢張甚君贊平章公督兵進討前後破寨百有餘處其所殺獲甚衆明年冬復移屯石橋鎮益責諸將致死命未幾擒其叛臣父子以歸蓋至是而平章公之遇害已久及

凡省臣無在者君隻身軍旅中志在殲厥羣盜盡復江西之故地而後已今雖未能然嶺海以南日就廓清而兩廣郡縣亦頼之以少安者皆君之力也君猶不自為功方以諸將之勤勞乃事宜見表異因還奏朝廷乞降恩賞以作興其士氣於其行也道過西浙西浙名士之辱遊於君者咸作歌詩送之而俾余為之序余惟士大夫之出處貴乎知所輕重而已我國家混一以來分布爪牙之士干城於内外星列棊置聯絡相承其為長顧

却慮可謂至矣邇者一旦寇兵竊發往往望風而遁聽其陷没甚者舉城以降緩急無一可頼者何哉由其不知輕重故耳今君徒以文墨之職出贊省垣若不素諳軍旅之事也然當受命之日兵事方殷往者多憚行而君乃獨奮不顧私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及抵寇境又能被堅執鋭為士卒先卒至轉戰千里誅夷叛逆而志猶未怠也嗚呼若君者可謂知所輕重者矣向使天下之吏皆知輕重如此豈至如今日耶

余是以於君之事重有所感也然君之事天下既壯之士大夫又偉之而朝廷有弗能知也知之有弗能言也言之有弗能達也則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雖然君至朝廷有日當其請命於上也才足以致其知事足以發其言勢足以達其聽又方不身其謀而國馬是圖朝議必有以處此者矣處之而得其宜將見諸將用命而羣兇斂迹君出則宣德意於遐壤入則奏成功於天朝而所以序君之行者固將再書不一書

矣今姑識其歳月於篇端以俟

送胡主簿詩序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為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黙成潘氏毅齋徐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悦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内相去百里之間郴郴

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騂騮之冀北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零而百年耆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稍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胡氏伯仲亦以雄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為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卓者也余生也後雖不及執弟子禮於許氏胡氏之門然自柳氏而下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所考問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

悲夫至正癸卯余既避兵吳門回視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瑊自京師至焉盖季瑊乃太常之子尤子之所歆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跫然而喜况於兵戈阻隔之際而見其如季瑊者其為喜慰宜何如耶季瑊以太常遺廕為管庫官繼持省檄於京師遂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鄉試季瑊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公無能以館閣為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去天

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况四方多故舉步荊棘之時乎使季瑊計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宦也然乃弊衣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之故嘗率大夫士力留季瑊而季瑊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禄矣余知其情遂不敢以終留也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於髮學微絶之餘得季瑊逆旅中遺風流韻庶將即是而有見而季瑊棄我如是是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季瑊且行大夫士之所嘗

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余於季珹為最舊俾書一言以為序余念無以為季珹言者獨以昔者吾婺文獻之懿而具道之如此他若季珹為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於羣公所賦詩此不著

送王都事序代人

異時東南文獻之懿惟婺為最盛宋亡垂八十載故家舊俗日就湮微而流風餘韻之或存者寡矣鳳林王氏自其先世文定公以相業顯文憲公以道學鳴百年禮

樂之緒獨久而不墜故於婺學凋謝之餘而祖孝之先
大夫御史公猶以文章家著見於世天歷初嘗游京師
用薦者入經筵為檢討清聲美譽一旦隱隱動搢紳間
余時亦漫浪壯遊間獲與御史公接暇日過從意氣歡
甚方將度德論世以叩其家庭之異聞而顧以忌者之
不容遂歸養吳門回視舊交邈焉如在天上居無何御
史公出宣詔命建行臺越江上越與吳頗密邇或者有
會合之期然又持節閩廣相望萬里外亦不獲償所願

也御史公不可復作而祖孝乃自越來吳去年冬余有
公府之命祖孝亦被選為長史每見祖孝之清慎雅厚
綽有父風未嘗不私竊自喜以為昔之不得於御史公
者乃今獲與祖孝同事焉抑何幸歟已而改調樞府都
事又復怱怱而別於是府之僚友咸惜祖孝之去推余
為文以贈嗚呼余於祖孝尚可愛一言乎乃合僚友而
告之曰公相開府以來方將考求古典制以修舉方面
之治道然遺老緒言不少概見於時而耳濡目染如祖

孝者今又出參戎政弗能相左右上之君子茍有事於制作且從而訪之則其所取徵將何以哉雖然余於祖孝之行嘗占諸易得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祖孝尚不踰時而復來哉

淮南紀行詩後序

淮南紀行詩者臨海陳先生之所賦也淮安告變浙省平章帥師討之從行僚佐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軍旅之事者不能稱其位先生於是時由左

司郎中在選亦既參樞要贊戎機以克成厥勳其紀行諸詩蓋其軍中所賦者攜至吳門既請宣君伯聚繕寫成卷且俾余序諸首簡余惟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鼓吹鐃歌亦皆軍中之樂也後世音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於軍旅者為多然為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是已粲仕魏為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魯降遂作詩紀其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為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縱横開合動蕩變化而

灑然之音悠然之思可喜可駭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噫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吳季子者而與言先生之詩哉

送路理問序

匠人之制器也必隨其材之大小短長而用之可圓者

則用以為規可方者則用以為矩可以為梁為柱者則用之為屋室可以為柂為軾者則用之為舟車可揉者則用之為弧矢可屈者則用之為桮棬惟其有是材也然後制之為器以利民用焉否則方者不能以中規圓者不能以中矩為柂為軾者不足以為屋室之梁柱為梁為柱者不足以為舟車之柂軾弧矢之揉不可以為桮棬之屈而器非其器矣宰相之用人也亦然人之為材有大小短長之不同則其用也亦有大小短長之不

一故自一才一藝以至成德之君子莫不兼收而並蓄之使用於職者各盡其所長而責其所成盖善乎其用人者也雖然有人於此果能圓其智若規方其行若矩重其任若梁若柱危以定乎志若柂安以成乎禮若軾可曲可直若弧矢可放可卷若桮棬則庶乎集衆器之所長而不局乎一器之用矣不局乎一器之用則凡所以施諸其職者初不可以一器擬也孔子曰君子不器管仲以伯佐之材不能致其主於王道則曰其器小哉

殆謂是歟路君季達年富而學贍上之人賢之辟為淮省從事久之選為其省管勾調平江録事又擢行軍司馬用於其職皆恢恢乎其有餘也今復自司馬改浙省理問將之官余嘉其多材而足於用有非一器之所可擬者故本衆器之説以為贈嗟乎使天下之才舉能如君之無施而不可則在上者無用人之難矣

玉笥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為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

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資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髙賦詩所以觀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詩之與事判為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於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而有飢寒之迫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悼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於治

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然余求之於時而未之見焉及來吳中張君思廉出其所為詩一編以示觀其詠史諸作上下千百年間理亂之故得失之由皆㮣然可見而陳義之大論事之遠抑揚開闔反覆頓挫無非為名教計至於樂府歌行等篇則又逸於思而豪於才者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數體者尤足以肆其馳騁云耳嗚呼若思廉者蓋庶幾古詩人作者之

能事也哉余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自三百篇而下則杜子美其人也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其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令思廉之詩語其音節步驟固以兼取二李諸人之所長而不盡出於子美若夫時政之有繫治道之有補則其得之子美者深矣思廉之齒少於余而余學詩乃在其後當其始學時嘗聞諸故老曰詩之道行事其根也政治其幹也學其培也余以是求之二十年而未得其要歸及觀思廉之作然後悟向者之

所聞為足取而思廉之惠我至矣余於思廉又安敢以年齒之已長而自棄乎因書此於卷首使覩思廉之詩者或取於斯言而有所感發也夫思廉名憲其字思廉玉笥乃所居山也故以題其集云

夷白齋稿序

夷白齋稿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余既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四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

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豔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剥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學者又習於當

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黄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極矣繼

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指授者耶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也先生黄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遊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於時雖未有所

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黄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藩翰不次用賢即以樞府都事起於家後又用之省幙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皆隨而應之盖粲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

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與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與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録之者所以明乎一字畫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

送傅子畀序

烏傷余之鄉縣也縣之老儒曰傅景文先生者以詩鳴

宋末入國朝迺挾其所有西遊於杭往來濤江之上每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必為之握手徘徊悲歌而不忍去久之行槖蕭然自顧無以存於世遂斂其才為浙省幙掌故一時史筆無敢與並者先生二子長南仲次和仲俱浮沉州縣間往往以儒術飾吏事有譽聞於當時大抵皆先生之遺也先生雖家烏傷然與二子客杭之日多視杭猶故里至吾子畏遂即吳山上搆屋家焉子畏蓋先生之孫南仲之冢嗣也其居杭之日嘗入

省幕處先生之職後以年勞陞理問所令史從補浙東帥府掾出入諸幕府凡二十載曾不以職卑俸薄為嫌意氣渥如也藹如也且其為學既克承祖父之遺而復旁通日家之說以歲日月時定人之禍福良驗由是一時名公卿無不熟子異者子異既得代稍乘間遊吳門無何浙省右丞達蘭公道過於吳聞子異名即物色之與之語大悦且欲有所辟薦而子異乃引辭弗就僅取一樞掾以去曰吾其所宜居也子異既受命將侍右丞

公回杭而吳門之熟子巽者咸賦詩餞之且請余為之序嗚呼余與子巽非一朝之好也其在桑梓時雖以生世之晚不及拜先生於牀下然嘗託交南仲兄弟父子間十數年來離亂相仍無從會合癸卯秋余遊吳門乃即子巽而敦其世契焉於是子巽父叔俱已物故獨子巽綿綿延延以眇乎一繭之緒寄諸異鄉而其齒髮亦已向衰瞠焉相視寧能不愴然也乎然余聞之物之盛衰迭為消息子巽祖父之著見於世者未及於盛矣則

緼諸前而發諸後豈不在子巽乎子巽往赴迺辟遡世德之不易感傳緒之在茲尚毋以職卑俸薄而易其初心可也子巽且行余念無以為子巽言者姑以昔者祖父出處之大致與夫交好之始末序諸贈言之首庶幾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云耳子巽尚有以亮余也哉

送能上人詩序

四明陳子經告余曰余之方外交曰能上人者雖學於佛然通儒喜為詩歌至正甲辰夏嘗挾所有自嘉禾遊

吳吳之上善知識聚公白雲留上人且三閱月今將東還聚公率大夫士及禪者教者賦詩贈之而首簡之文則以累吾子以吾子之余愛也因授簡焉余聞其言而歎曰人之於其交惟視其賢則與之苟賢矣不以其學異已而嫌之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石曼卿之與惟儼是也然曼卿兼愛於人無所擇惟儼所守者介非賢士不交人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絶不少顧是二人者不惟其學之異而其為志亦且有不同卒乃交合而

無間者豈非以其賢哉曼卿固世所謂賢者矣惟儼之賢不少槩見於時而歐陽文忠公稱其通儒術而善辭章則曼卿之取之也豈苟也哉子經今世之曼卿也其於上人志之有同與否余雖不得而知然其為學則異矣學異而交同則上人者豈非惟儼其人哉余不識上人而知子經為最深故以子經之賢而知其所交之必賢也雖然上人之師有龍安悅公者嘗以已道為未至潛行而求之後遇素公卒能於立語之間獲其終身之

所欲上人繼令已往茍復即其學之同者而求至焉則人謂上人賢也亦謂上人之交舉賢也上人可不敦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者哉上人得度於普惠禪寺而掌書記於東塔教寺名善能字仲良嘉禾人

送王理問序

舉一國之吏其勢為孰尊曰宰相是也其責為孰重曰理官是也凡庶府百司事有不平者則平之於宰相宰相不欲以自平則下之於理官於是理官得以考其情

而生死之使死者不怨生者銜德是宰相者代其君以用刑者也理官者代宰相以掌刑者也宰相勢雖尊而其責不若理官之為重盖宰相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得以法令而死生之也故理官者國家生民之司命也其責可不謂重乎然理官能重其責矣而不能尊其勢操五刑之柄以立乎三事之庭為宰相者頤指而意喻之欲生其人則寛縱以附輕典欲死其人則鍛錬以從重刑使鞫者不得畢其慮寃者不得吐其臆理官之

責豈果重於宰相矣乎雖然此非其職之罪也亦由為是職者之不能以自重也使能者而為之每一事之下一獄之成宰相曰死理官曰生宰相曰生理官曰死惟知已責之為重而不知彼勢之為尊理官之責豈輕也哉維揚王君篤學力行練於理法由行軍司馬拜淮省理問余與王君嘗居浙省為同僚且相好也故於其行既為道其責之所以重而又惜其處乎勢之未尊也因其行書以授之讀余言者其亦有所感發也矣

琴川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以為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之紀載今之志書是也嘗熟舊志自宋兵南渡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始編次為書其後縣升為州歷年寖遠而是書之存蓋寡且丙辰以後續其所未備者復未有其人非缺典與乃亟訪孫令所編而重正之復與一二士子輯為續志附之各卷之末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而題之曰琴川志余得而讀

之然後知君之善為政也夫士之善於為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為之衣食以厚民之生為之教化以淑民之德獄訟以戒其不率賦斂以正其不均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考其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産之同異山川之險夷凡此之類盖差可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事於一州一縣得通敏有為之士則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謬其序區别乎先後之際而不失其宜矣嗚呼若君之在常熟其殆庶幾於此者乎

常熟為吳之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弟之馳騁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也以言其生産則湖海魚鹽之富饒聞於東南也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也若此數事蓋皆為政者之不可廢焉者也於是君之下車蓋數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歴考前數事以成乎是書真所謂通

敏有為之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

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則志書者蓋三代為政之具

而後世每謹著之為故實今君之為乃能先民之所急

而後及乎是余故曰善為政也書將鋟梓以行君來謁

曰幸為我序諸首遂書所聞授之俾刻焉

九靈山房集卷十二